

漢張仲景先師傷寒論原文卷三

後學吳考槃編次

三五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葛根湯^{十五}主之

三六太陽與陽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三七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十六}主之

三八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湯^{十七}主之

三九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十八}主之

四〇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

四一太陽病十日以去脈浮細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十九}脈但浮者與麻黃湯

四二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二十}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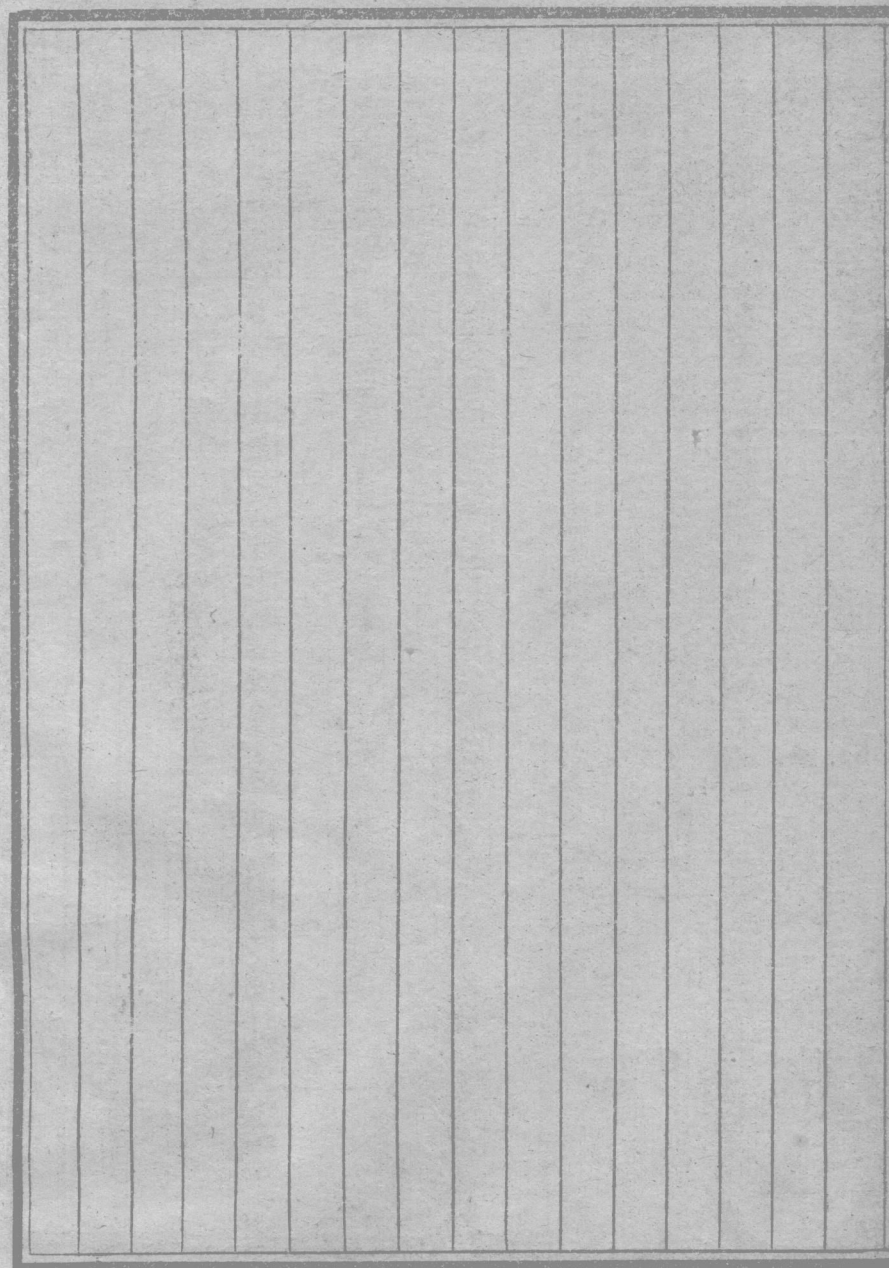
四三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

四四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

四五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

龍湯^{二十一}主之

四六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



張仲景傷寒論合註卷三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輯

辨太陽病脈證併治法三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

成無己曰太陽病項背強几几汗出惡風者中風表虛也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者中風表實也表虛宜解肌表實宜發汗是以葛根湯發之也

方中行曰几几鳥之短羽者動則引頸几几然形容病人之頸項俱病者俯仰不能自如之貌蓋太陽之脈下頸俠脊太陽之經具別者俠脊上項陽明之脈其支者從大迎下人迎循喉龍入缺盆陽明之經其直者上腹而布胸中至缺盆而結上頸上而合於太陽故邪湊太陽則項背強加陽明則頸亦病故曰几几也

按原文止言項背強
几几不得牽合陽明

喻嘉言曰風寒傷經絡之經則所過但痛而已未至於強風寒傷筋骨之筋則所過筋急強直而成剛瘕

按此與上

桂枝加葛根湯

條以有汗無汗定傷風傷寒之別蓋太陽初交陽明未至

兩經各半故仲景原文不用合病二字然雖不名合病其實乃合病之初證也几几者頸不

舒也頸屬陽明既於太陽風傷衛證中纔見陽明一證即於桂枝湯內加葛根一藥太陽寒

傷營證中纔見陽明一證即於麻黃湯內加葛根一藥此大匠天然不易之殼率也然此條

不用麻黃全方加葛根反用桂枝全方加麻黃葛根者則并其巧而傳之矣見寒既欲傳於

陽明則胸間之喘必止。自可不用杏仁。况頸項背俱是陽位。易於得汗之處。設以麻黃本湯加葛根大發其汗。將毋項背強几几者。變為經脈振搖動惕乎。此仲景方之所以精義入神也。桂枝湯麻黃湯分主太陽之表。葛根湯總主陽明之表。小柴胡湯總主少陽之表。三陽經合併受病。即隨表邪見證。多寡定方。絲絲入扣。斯不為誤。

張隱菴曰。自以下凡四節。皆論太陽分部之表。陽邪薄之而循經下入也。夫邪薄於太陽之表。而為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則循於太陽之分部矣。邪拒於表。故無汗。從表而入於肌。故惡風。葛根湯主之。葛根滕引蔓延。能通經脈。為陽明宣達之品。主治太陽經脈之邪。麻黃中空而象毛孔。主散表邪。配桂枝湯助津液。血氣充於肌腠皮膚。故取微似汗而病可愈。

金鑑曰。此略其證脈。單舉瘕之頸項強急者。以明其治也。太陽脈下項循肩挾脊。陽明脈循喉嚨入缺盆。貫膈下乳內廉。太陽主後。前合陽明。陽明主前。後合太陽。今邪壅於二經之中。故有几几拘強之貌也。太陽之強。不過項強。此瘕之強。則不能俯仰。項連胸背而俱強。故曰項背強几几也。無汗惡風。寔邪也。宜葛根湯發之。即桂枝湯加麻黃。葛根兩解太陽陽明之邪也。徐靈胎曰。陽明證汗出而惡熱。今無汗而惡風。則未全入陽明。故曰太陽病。

葛根湯方

葛根

兩四

麻黃

兩三

桂枝

兩三

芍藥

兩三

甘草

兩二

生薑

兩三

大棗

枚十二

按

桂枝芍藥

一作二兩

一

右七味咀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納諸藥煎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歎粥。餘如桂枝湯法。

成無己曰。本草云。輕可去實。麻黃葛根之屬是也。此以中風表實。故加二物於桂枝湯中也。

張元素曰。葛根所以斷太陽入陽明之路。非太陽藥也。若太陽初病。便服升葛。是反引邪氣。

入陽明也。按此論當與柯氏方解參看

周禹載曰。無汗惡風。凡凡當用麻黃湯加葛根矣。乃仲景仍於桂枝湯中加麻黃。君葛根者。

何意。非有喘無取於杏仁。乃不去麻黃。復加葛根。則葛根亦大開肌肉之藥。豈不慮大汗而。

無制乎。故不獨以桂枝監之。且有芍藥收之。庶幾兼發二經之邪。而無亡陽之慮也。

按此註當與大

青龍方後章註參看

柯韻伯曰。易以艮為山。又以艮為背。山主靜。人以背應之。故元首四肢俱主動。而背獨主靜。

葛根稟氣輕清。而賦體厚重。此不惟取其輕以去實。復取其重以鎮動也。此又培土甯風之。

法。

徐靈胎曰。前桂枝加葛根湯一條。其現證亦同。但彼云反汗出。故無麻黃。此云無汗。故加麻。

黃也。按葛根本草治身大熱大熱乃陽明之證也。以太陽將入陽明之經。故加此藥。

陳蔚曰。前桂枝加葛根湯方治汗出。是邪從肌腠而入輸。故主桂枝。此方治無汗。是邪從膚表而入。

輸。故主麻黃。然邪既入輸。肌腠亦病。方中取桂枝湯全方。加葛根麻黃。亦肌表兩解之治。與。

桂枝二麻黃一湯同意而用却不同。

費晉卿曰。太陽證無汗宜用麻黃湯矣。乃變其法於桂枝湯中加葛根麻黃二味。此中奧義全在惡風二字。但惡風而不惡寒。則不在寒傷營之例。乃太陽表證未解。將入陽明之象。故用麻黃以發汗。桂枝以去風。參用葛根以阻其入陽明之路。若拋荒本經之病。而預用引經之藥。便開門揖盜。仲景斷不為也。按葛根氣味辛甘。延引藤蔓。主宣通經脈。何反開門揖盜耶。前人學不明經。好為異說。學者當以經論參究。

太陽與陽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成無己曰。傷寒有合病有併病。本太陽病不解。併於陽明者。謂之併病。三經俱受邪相合病者。謂之合病。合病者。邪氣盛也。太陽陽明合病者。與太陽少陽合病。陽明少陽合病。皆言必自下利者。以邪氣併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邪氣併於陽。則陽實而陰虛。寒邪氣甚。客於二陽。二陽方外實而不主裡。則裡氣虛。故必下利。與葛根湯以散經中甚邪。

方中行曰。必定然之詞。自謂自然而然也。膀胱主水。胃主穀。寒為陰。陰氣主下降。故太陽陽明合病。經中之邪熱甚。胃氣弱。不化穀。不分清。雜進而走注。所以謂之必也。但用葛根湯散經中之寒邪。而不治利。以不治利者。麻黃散太陽之表。葛根解陽明之肌。桂枝主營衛之和。薑棗健脾胃之弱。甘草者和中之國老。芍藥者緩中而佐使。夫如是而經中之邪散。則胃中之正回。不分清者。自分清。不顯治者。而治在其中矣。

張隱菴曰。此言太陽合陽明之氣。於皮部從陽明之闔而下利。以見循經下入之義。合病者。

合病二陽之氣也。太陽主開於上，陽明主闔於下。此太陽從陽明之闔，故必自下利。病背俞之分而循經下入，故亦主葛根湯。愚按合病下利，乃天氣下降，氣流於地，葛根湯主之，乃地氣上升，氣騰於天之義也。

周禹載曰：後條因嘔而用半夏，復云不下利者加止於下利，則津液去而必竭。如此條自下利者，竟用本湯，假如嘔而復下利，將何以處之乎？亦即葛根湯倍生薑可也。半夏可不用也。柯韻伯曰：不言兩經相合何等病，但舉下利而言，是病偏於陽明矣。太陽主表，則不合下利下利而曰必陽，并於表，表實而裡虛耳。葛根為陽明經藥，惟表實裡虛者宜之，而胃家實非所宜也。

徐靈胎曰：合病全在下利一證上審出。蓋風邪入胃，則下利矣。

陳脩園曰：太陽之惡寒發熱、頭項強痛等證，與陽明之熱渴、目疼、鼻乾等證同時均發，無有先後名曰合病。合病者，兩經之熱邪並盛，不待內陷而胃中之津液為其所逼而不守，必自下利。雖然下利而邪猶在表，未可責之於裡，既非誤下邪陷之裡虛，斷不可以協熱下利之法治之，仍將以兩經之表證為急，故以葛根湯主之。

唐容川正曰：脩園以為兩經之邪熱內陷，非也。觀下文葛根黃芩黃連湯證，方是邪熱內陷。玩其文法，下節云桂枝證，而此二節所謂太陽，即可知其為麻黃證矣。麻黃證本係傷寒，乃陰邪也。陰邪內合陽明，陷於大腸，則自下利，逆於胃中，則但嘔。理中湯之治嘔利，以寒單在

裡故以溫裡為急。葛根湯之治嘔利，則以寒自外來，故仍以發表為主，使寒仍從外解也。脩園解為熱邪內陷，與方不合。且下節利不止，並加脈促者三字，以別之以見熱邪內陷，脈數而歇，至與寒邪內陷之脈不同也。即下一節定此二節，而知此二節所言是太陽寒邪內合陽明之證。讀仲景書，正須從文法間搜討。

葛根湯方

方

外臺方議問曰：經云下利不可發汗，發汗則脹滿。今此下利又發汗者，何也？答曰：少陰病下利清穀者為裡虛，若更發汗，則脾虛而脹。今太陽病未罷，或有頭痛惡風寒等證，尚在表，其脈尚帶浮，便傳入陽明而有口渴身熱等證，又自下利，必須此方發散太陽之表，以中有葛根能除陽明之邪也。故諸證但發熱兼有裡而脈浮者，此方最善。

喻嘉言曰：寒者陰也，陰性下行，故合陽明胃中之水穀而下奔。用葛根湯以解兩經之邪，不治利而利自止耳。

柯韻伯曰：此開表逐邪之輕劑也。其證身不疼，腰不痛，骨節不痛，是骨不受寒矣。頭項強痛，下連於背，牽引不甯，是筋傷於風矣。不喘不煩躁，不乾嘔，是無內證，無汗而惡風，病只在表。若表病而兼下利，是表實裏虛矣。此麻黃青龍之劑較輕，然凡更甚於項強而無汗，不失為表實，脈浮不緊，數是中於鼓動之陽風，故以桂枝湯為主，而加麻黃以攻其表實也。葛根味甘氣涼，能起陰氣而生津液，滋筋脈而舒其牽引，故以為君。麻黃生薑能開元府腠理之

閉塞祛風而出汗故以為臣寒熱俱輕故少佐桂芍同甘棗以和裡此於麻桂二方之間衡其輕重而為調和表裡之劑也故用之以治表實而外邪自解不必治裡虛而下利自瘳與大青龍治表裏俱實者異矣要知葛根秉性輕清賦體厚重輕可去實重可鎮動厚可固裡一物而三美俱備然惟表實裡虛者宜之胃家實者非所宜也故仲景於陽明經中不用葛根東垣用藥分輕不列於太陽而列於陽明易老云未入陽明皆不可服皆未知此義喻氏謂仲景不用於陽明恐亡津液與本草生津之說左亦謂能開肌肉又與仲景治汗出惡風桂枝湯中加葛根者左矣蓋桂枝葛根俱是解肌和裡之劑故有汗無汗下利不下利皆可用與麻黃專於治表者不同麻黃葛根俱有沫沫者濁氣也故仲景皆以水煮去其沫而後入諸藥此取其清揚發腠理之義桂枝湯歟稀粥者因無麻黃之開而有芍藥之斂恐邪有不盡故假穀氣以逐之此汗生於穀也

金鑑曰是方即桂枝湯加麻黃葛根也麻黃佐桂枝發太陽營衛之汗葛根君桂枝解陽明肌表之邪不曰桂枝湯加麻黃葛根而以葛根命名者其意重在陽明以嘔利多屬陽明也二陽表急非溫覆而取汗其表未易解也或嘔或利裡已失和雖歟粥而胃亦不能輸精於皮毛故不須歟粥也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成無己曰邪氣外盛陽不主裡則裡氣不和裡氣下而不上者但利而不嘔裡氣上而不下

者但嘔而不利故以葛根湯以散表邪加半夏以下逆氣也

方中行曰合之為言相配偶也蓋陽明切近太陽所以合也與上條互相發明以見中風傷寒之分明也嘔大吐也蓋太陽膀胱也膀胱主水陽明胃也胃主飲風邪屬陽陽主氣陽邪協氣泛溢水飲而上湧得逆則與俱出此嘔之所以為嘔太陽陽明相合而為一家之證也桂枝葛根散風而解肌太陽陽明之的藥也半夏辛溫散氣而蠲飲主除熱堅而止嘔也然所謂葛根加者其葛根湯得非承上條而言指桂枝加葛根之葛根以其無麻黃殊為元當也用者請更參詳不浮沉於謬說何如

按葛根加半夏湯者於葛根湯內更加半夏升也註云桂枝加葛根之葛根與文法不合

張隱菴曰不下利但嘔者太陽之氣仍欲上騰故加半夏宣通陽明燥氣以助太陽之開柯韻伯曰太陽陽明合病太陽少陽合病陽明少陽合病必自下利則下利似乎合病當然之證今不下利而嘔又似乎與少陽合病矣於葛根湯加半夏兼解少陽半裡之邪便不得為三陽合病

徐靈胎曰前條因下利而知太陽陽明合病今既不下利則合病從何而知必須從兩經本證一一對勘即不下利而亦可定為合病矣

陳脩園曰太陽與陽明合病其机關全在乎下利而茲不下利而但作嘔者當求其說蓋太陽主開陽明主闔今陽明為太陽所逼本闔而反開開於下則下利開於上則為嘔即以葛根加半夏湯主之蓋以半夏除結氣以遂其開之之勢而利導之也 此一節承上節而言

太陽合於陽明不下利而但嘔也二節言太陽與陽明合病重在太陽之開一邊與下章合病用麻黃法不同

葛根加半夏湯方

葛根

兩四

麻黃

三兩湯泡去黃汁焙乾秤

桂枝

兩二

芍藥

兩二

甘草

兩二

生薑

兩三

大棗

枚十二

半夏

半升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麻黃減二升去白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周禹載曰中風傷寒自有定則今雖嘔而無汗出證所以不用桂枝加葛根湯而仍用葛根湯加半夏者正以麻黃葛根祛兩經之寒邪半夏主上氣嘔逆消心膈痰飲也可見同一邪也嘔者上逆則不下走上條下利則不上逆倘有兼之者其勢已甚恐又非此湯可以治之也

徐靈胎曰後條太陽誤下而成利則用苓連治利因其本屬桂枝證而脈促故止加葛根一味以解陽明初入之邪此條乃太陽陽明合病故用葛根湯全方因其但嘔加半夏一味以止嘔隨病立方各有法度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成無己曰經曰不宜下而便攻之內虛熱入協熱遂利桂枝證者邪在表也而反下之虛其

腸胃為熱所乘遂利不止邪在表則見陽脈邪在裡則見陰脈下利脈遲微邪在裡也促為陽盛雖下利而脈促者知表未解也病有汗出而喘者為自汗出而喘也即邪氣外甚所致喘而汗出者為因喘而汗出也即裡熱氣逆所致與葛根黃連黃芩湯散表邪除裡熱方中行曰利與後桂枝人參湯證條同而後條用理中者以痞鞭脈弱者屬寒也此用芩連者以喘汗脈促屬熱也

喻嘉言曰太陽病原無裡證但當用桂枝解外若當用不用而反下之利遂不止則熱邪之在太陽者未得傳陽明之經已入陽明之府所以其脈促急其汗外越其氣上奔則喘下奔則泄故舍桂枝而用葛根專主陽明之表加芩連以清裡熱則不治喘而喘自止不治利而利自止又太陽兩解表裡之變法也

張隱菴曰高子曰上三節乃太陽經脈之從上而下者復可從下而上此言太陽腠理之從外而內者亦可從內而外也太陽病桂枝證者病太陽之氣而涉於肌腠也醫反下之則妄傷其中土以致利遂不止脈促者太陽陽氣外呈不與裡陰相接故曰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乃肌腠之邪欲出於表故宜葛根黃芩黃連湯王之葛根甘草從中土而宣達太陽之氣於肌表黃芩黃連清裡熱而達肺氣於皮毛

張令韶曰下後發喘汗出乃天氣不降地氣不升之危證宜用人參四逆輩仲師用此方專在表未解句雖然仲景之書豈可以形迹求之耶總以見太陽之氣出入於外內由外而入

者亦可由內而出外此立證立方之意也

周禹載曰桂枝證誤下利遂不止者因邪未入裡而胃已受傷以下分兩段看設使脈促則雖下利而表邪尚在仍當與以桂枝矣祇以喘而汗出則外邪內陷未傳陽明之經已入陽明之府故令其汗外越其邪上侵則喘下奔則泄自與微喘者不同故舍桂枝而用葛根取其因勢達外本府本經之為便也且即用芩連以寒蕩其熱者因脈數而止者為之促今脈促矣不急祛其熱喘汗何由止耶

汪琥曰誤下虛其腸胃為熱所乘遂利不止此非腸胃真虛證乃胃有邪熱下通於腸而作泄也脈促者脈來數時一止復來也此為陽獨盛之脈也脈促見陽知表未解此表乃陽明經病非猶太陽桂枝之表證也喘而汗出者亦陽明胃府裡熱氣逆所致非太陽風邪氣壅之喘亦非桂枝湯汗出之喘證也故當解陽明表邪清胃府裡熱也

柯韻伯曰桂枝證上復冠太陽見諸經皆有桂枝證是桂枝不獨為太陽設矣葛根豈獨為陽明藥乎桂枝證脈本弱誤下而反促者陽氣重故也邪束於表陽擾於內故喘而汗出利遂不止者所謂暴注下迫皆屬於熱與脈弱而協熱下利不同此微熱在表而大熱入裡固非桂枝為藥所能和厚朴杏仁所宜加矣故君葛根之輕清以解肌佐連芩之苦寒以清裡甘草之甘平以和中喘自除而利自止脈自舒而表自解與補中逐邪之法迥別後人參

湯證條脈證是陽虛此條脈證是陽盛後條表熱裡寒此條表裡俱熱後條表裡虛此條表裡

俱實同一協熱利同是表裡不解而寒熱虛實攻補不同補中亦能解表亦能除痞寒中亦能解表亦能止利神化極矣

金鑑曰太陽病桂枝證宜以桂枝解肌而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者是誤下遂協表熱陷入而利不止也若表未解而脈緩無力即有下利而喘之裡證法當從桂枝人參以治利或從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以治喘矣今下利不止脈促有力喘而汗出表雖未解而不惡寒是熱已陷陽明即有桂枝之表亦當從葛根黃芩黃連湯主治也方中四倍葛根以為君芩連甘草為之佐其意專解陽明之肌表兼清胃中之裡熱此清解之兼解表裡法也

陳脩園曰太陽病頭項強痛自汗惡風為桂枝證病在肌也醫反下之致太陽之邪由肌而內陷利遂不止然邪雖內陷而氣仍欲出其脈急數中時見一止而無定數其名為促脈促者表邪未能逕出而解也邪欲出而未能逕出則喘喘則皮毛開發而汗出者此桂枝證誤治之變既變則宜從變以救之不可再用桂枝湯而以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此一節言太陽證雖邪已陷亦可以乘機而施升發使內者外之

按素問移精變氣論云粗工見死以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其斯之謂興

謂興

唐容川補曰此節提出桂枝証以別於上節麻黃証之太陽病也上二節是傷寒以見此一節是傷風風在肌肉陽明所司之界本能翕翕發熱若誤下之則熱邪內陷為協熱下利與上節之必自利者不同何以知其與上節之寒利不同哉蓋寒脈不數今已其脈數而歇至

名之為促所以促者因熱內陷而表未解故邪欲出而不得出是以促急也熱氣逆於肺則喘熱氣蒸於肌腠則汗出此太陽陽明協熱下利之證故用葛根黃連黃芩湯治之與上二節用葛根以治寒者不同讀者正須互勘

葛根黃連黃芩湯方

葛根

半斤

黃連

三兩
苦寒

黃芩

三兩
苦平

甘草

二兩

按

黃芩一本
作二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按

成無己曰內經曰辛甘發散為陽表未解者散以葛根甘草之辛甘苦以堅裏氣弱者堅以黃芩黃連之苦

周禹載曰太陽誤下脈促未解曷為不用桂枝而用葛根利不止熱邪因下而入陽明府矣但有未盡之表恐其盡入則以本經之藥提出之太陽誤下而喘又曷不用杏仁厚朴而改用芩連利而脈促熱邪因下而停陽明府矣既有內滯之熱未必下走故以芩連之寒蕩滌之然後知下利脈促喘汗皆因熱入也不去甘草和其中也

徐靈胎曰促有數意邪猶在外尚未陷入三陰而見沉微等象故不用理中等法因表未解故用葛根因喘汗而利故用芩連之苦以洩之堅之芩連甘草為治痢之主藥

陳蔚曰太陽桂枝證而反下之邪由肌腠而內陷於中土故下利不止脈促與喘汗者內陷之邪欲從肌腠外出而不能出湧於脈道如疾行而蹶為脈促湧於華蓋肺主氣而上喘肺

主皮毛而汗出方主葛根從裏以達於表從下以騰於上輔以芩連之苦苦以堅之堅毛竅而止汗堅腸胃以止瀉又輔以甘草之甘妙得苦甘相合與人參同味而同功所以補中土而調脈道真神方也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

成無己曰此太陽傷寒也寒則傷營頭痛身疼腰痛以至牽連骨節疼痛者太陽經營血不利也內經曰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者寒在表也風并於衛衛實而營虛自汗出而惡風寒也寒并於營營實而衛虛者無汗而惡風也以營強衛弱故氣逆而喘與麻黃湯以發其汗也

方中行曰此申上^第三條而更互言之所以致其詳而出其治也頭痛已見太陽病而此猶出者以其專太陽而主始病也上條先言或已發熱或未發熱而此先言頭痛次言發熱者則是以其已發熱者言也身腰骨節疼痛即上條之體痛而詳之也上條言必惡寒而此言惡風者乃更互言之與上^{桂枝湯證}條啻啻惡寒淅淅惡風雙關互文之意同無汗乃對上條之有汗言以見彼此相反所以為風寒之辨別不然無是證者則不言也然所以無汗者汗乃血

之液血為營營強則腠理閉密雖熱汗不出也喘氣逆也衛主氣衛弱則氣上逆呼吸不利而聲息所以不遂也然上條言嘔而此條言喘嘔與喘皆氣逆亦互言以明互見之意^{按寒主收}

斂故無汗註營強雖熱汗不出似未妥